



卡洛琳·谢林

Caroline Schlegel-Schelling

浪漫主义的一生

LANG MAN ZHU YI DE YI SHENG

卡洛琳·谢林

顾江禾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C
A
R
O
L
I
N
E
S
C
H
E
L
L
I
N
G



卡洛琳·谢林

Caroline Schlegel-Schelling

浪漫主义的一生

CAROLINE SCHLEGEL-SCHELLING

卡洛琳·谢林

贾江永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浪漫主义的一生:卡洛琳·谢林/顾江禾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9.9

(永恒的女性/[德]徐菲·维特曼主编)

ISBN 7-221-04449-X

I.浪… II.顾… III.谢林-传记 IV.K835.
16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2695 号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政编码:550001

新华书店经销

贵州新华印刷厂排版

贵阳宝莲彩印厂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8.375

插页:12 字数:180(千字)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5000

ISBN 7-221-04449-X/K·446

定价:14.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Lou Andreas Salomé



总 序

1

80年代末,我来到德国,还以为人人都知道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Lou Andreas-Salome)这个名字。我同知识界不同的人谈起莎乐美,但是竟有一大半人对这位出色的女子一无所知。于是我开始耐心地历数着尼采、里尔克、弗洛伊德等这样一些德国思想史中众所周知的大家名字。通过这些名字有些人想起了她是谁,有些人依然对她没有任何印象。为了能同别人谈起她,我总是得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数着这些大家们。到了后来,我的心中慢慢地升起了一种愤然不平,愤然于这位杰出的女性为什么在我一谈起她时,她只能成为这些大家们的附庸和点缀?为什么不是在人们谈起那些大家们的时候首先不得不谈起她?难



Lou Andreas Salomé

一个非凡女人的一生——莎乐美

道她所作出的贡献毫无价值？难道她对那些大家们的影响不足挂齿？难道她当时的声誉不及他们？不，事实绝非如此，只是面对今天的历史我们无可奈何，这同时也提醒我们：我们今天依然生活在男性故事（His-story）的垄断时代。

在西方，《圣经》是关于人最原初的故事，它无疑是男性的产物。《圣经》中讲述了人被创造的故事。上帝按照它的形象创造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个男人。之后上帝认为：“只有这个男人不好，我要为他提供一适合于他的帮助，[……]于是耶和華让这个男人沉睡，在他的肋间取出一段肋骨和一块肉，然后用它们造了一个女人，把这个女人引向那个男人。”^①

2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男人的愿望：男人至少在其中将自己的外部形象等同于万能的上帝的形象，为此，除了上帝以外，男人是无所不能的。《圣经》中，女人是为男人的利益而造的，女人因此应做男人要她做的一切，这是上帝最原初的想法。如果没有男人的存在，女人的存在也就没有必要。男人写下这个故事是为了让女人明确知道，男人在女人面前拥有统治和优越的地位。

带着这一认知，我们进入一个遐想：假如《圣经》是女人的产物，那么他的故事（His-story）就会成为她的故事（Her-story），那么在两千多年人类的历史中，杰出的女性不仅会层出不穷，而且她们作出的成绩不会在历史上被抹煞，她们的光彩不会被男性的阴影所遮蔽，众多的妇女就不会遭受压迫、歧视和虐待。

但是，是不是因为《圣经》的存在，女人就应该一个又一个世纪地认可这一命运，忍耐这种从属于他人的地位，接受永久不平的待遇？就该忍受仅有男人故事的乏味与苍白？

^① 《圣经》，弗赖堡，1968年版。



难道女人就不会从沉睡了的千年中觉醒,拿起笔,写下那个她们作了千年的梦——一个要嫁给阳光的愿望;写下她们自己的故事,写下她们对荣耀的渴望与期待?

“我要赶上你,你应该使我荣耀,令我的名字庄严崇高。”19世纪上叶一位德国女作家借她小说中的一位女主人翁之口喊出了历代知识女性自强不息的愿望,这一呐喊不仅是对男权社会的反抗,而且也是对妇女要求平等的现实待遇和历史的公平待遇的呐喊。

本世纪即将结束,统治了两千多年的男人的故事(His-story)在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女性的呐喊中变得苍白无力。是时候了,是该拿起笔写下我们的、她们的故事的时候了!是向我们的后代澄清父系神话中的自我神话的时候了!是让我们的子孙也为他们祖母的荣耀而骄傲的时候了!

近些年来,德国知识女性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许多与男性大家们曾有过这样和那样关系的著名女性,她们的名字从前只是出现在那些大家的传记中,如今她们有了自己的传记,她们的真实面目及其本身价值得以澄清,她们在各个领域中作出的成绩得以重新评估,她们的著述得以出版。与此同时,大量的、从前不为人所知的杰出女性也被挖掘出来。覆盖在男人故事阴影之下的杰出的女性们被解放了出来,获得了在阳光下应有的地位。

着重挖掘被男权文化埋没的杰出的女性,重新评估她们的自身价值以及作出的成绩,是当今女性主义运动重要的工作之一。这一工作的意义在于澄清男权统治给人类历史带来的歪曲,矫正男权文化的极大偏差,使人类文化将不再一味地堕落和断送在男权统治的手中。

每一个追求妇女解放的知识女性都不应该把这一追求仅仅局限于争取自身的解放,而是应该同时确立起拯救人类整体文化的使命感,改造和削弱男权文化,输入新的文化精神和意义,更新和确立女性安身立命的价值尺度——而



Lou Andreas Salomé

一个非凡女人的
一生——莎乐美

这些才是妇女解放最为真实的内涵。

我们希望本套丛书能给广大的读者开拓出一个新的角度、新的视野,能使大家获得新的感受。

让我们共同为这些女性的存在而骄傲!

徐菲·维特曼

1997 年于慕尼黑

Caroline Schlegel-Schelling



前 言

1

卡洛琳生于18世纪下半叶的德国,此时正处于法国大革命和新旧体制的交替时期。这一世界历史性事件和这一非同寻常的时代环境给她的性格、思想和自我价值观都打上了深刻的烙印。特别是她受到德国雅各宾党人弗斯特的感染和影响,使她能从妇女的角度,从当时的历史和自身存在的密切关系中去看待问题。她一生都在坚韧不拔地致力于实现自身的价值。她敢于生活,表现出巨大的勇气和决心。

我们之所以关注她,不是因为她同伟人们,哲学家谢林,文学家、翻译家奥古斯特·威廉·施勒格尔结过婚,也不是因为有一些历史名人如弗斯特,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和



Caroline Schlegel-Schelling

徒步漫游了三天,于9月3日返回。几个小时后卡洛琳就病倒了,诊断的结果是痢疾。四天后,卡洛琳就匆匆离开了她深深爱戴的丈夫,安详地告别了人世,年仅46岁。

卡洛琳是谁?她长得是什么样?她的画像大多被同时代的人和后人充满敌意地或平庸无奇地加以设计和刻画,偶尔也有友好、热情、奔放的画像。多数人对她的兴趣只是把她当作一个女人,而不是把她当成一个人来看。世代的小市民都诽谤她的行为不轨。原因是丈夫去世五年来,这个29岁的女人一直过着单身生活。因为同一名法国军官产生了爱情,生了个私生子。这使她与“街头妓女”划上了等号。作家杰森认为,卡洛琳从小就敬仰和爱慕歌德,并受他和乌尔皮斯同居的影响,把他当成自由恋爱的偶像。在公众中影响最久远的是20世纪众多女作家笔下的卡洛琳,她们把她的生活描写得庸俗而伤感,但同时也歪曲了这个历史人物。本书的目的就是想让读者不带任何偏见地去看待卡洛琳,以现代人的身份去接近卡洛琳,同她促膝交谈,以陌生人的眼光来看自己,一起感受一下当时的社会同我们现在的距离,通过她毫无偏见的行为,对政治和美学的敏感性,把她对“人的标准”的深切感受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此外,本书既不强调她的著作,也没有走进她的卷宗,跟踪她在施勒格尔翻译莎士比亚剧作时的笔路、谢林著作中的译释,翻阅她的小说计划及查看她在施勒格尔著作中的脚注。正如施勒格尔在他的《评论全集》的前言中写的那样:“这些文章并非全部出自笔者之手,其中一部分是由一位才华横溢、思想丰富、称得上是位杰出的女作家写的,她的抱负并不是当一个出名的作家。”

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把卡洛琳的“天性”比作“政治欲”,而这种欲望占据绝对优势。“把个人的生活投身到伟大的革命浪潮中”的卡洛琳不同于被乔治·弗斯特钦佩的英国妇女玛丽·沃尔斯顿克拉夫特或德国的拉尔·莱汶等人,

Caroline Schlegel-Schelling



序

1

人们无论怎样把自己坎坷的经历作为一种令人感兴趣的经验留给子孙和后人,我都能理解。

卡洛琳

1809年8月的一个晚上,当卡洛琳和谢林一起站在窗前眺望毛尔布洛恩^①的风光时,她突然说:“谢林,我相信我会死在这儿吗?”当时,谢林对这句话并没有在意,还以为她是触景生情,突发奇想。后来,他们一起到郊外

① 德国南部的巴登符滕堡州。



Caroline Schlegel-Schelling

诺瓦利斯^① 曾经是她的朋友,更不是因为她认识歌德,席勒和赫尔德。^② 本书的描述主要是针对她本人、她周围的世界和上述名人之间的种种冲突与矛盾。

评价一个人所取得的成就,几百年沿袭下来的通常作法是根据他在政治、思想和艺术领域取得的成就去描写。单从这个角度看,卡洛琳就不值得一提,她的成绩也无法评定。事实上,她的价值就在于单纯的存在吗?卡洛琳的艺术就是在历史的局限中有意识地去塑造自己生命的艺术。她果断地抓住机遇,从不顾及陈规和世俗的偏见。

因此,我们的目的是了解卡洛琳的发展,探索她具有哪些内在和外在的动力,使她能有意识地去塑造自己的生活,并始终如一地把自己的要求变为行动的准则。这一准则给那些接近她的人和德国早期浪漫主义思潮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她能使她的朋友、爱人心悦诚服地成为她的精神伙伴和创造的倡导者。

2

① 哈登伯格·诺瓦利斯(1772—1801):原名是弗里德里希·雷欧鲍尔德男爵,诗人。是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的密友

② 约翰·哥特弗里德·赫尔德(1744—1803):历史哲学家,宗教哲学家,美学家,诗人



她们要取消男人的所有特权。

妇女解放就其狭义的概念而言,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卡洛琳都不能算作是这个运动的代表。难道她不赞成妇女解放吗?难道不能从她对女同胞的看法上得出她敌视妇女解放运动吗?她曾尖锐地谴责那些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的妇女。如两位哥廷根的女诗人加特勒和明特。她指责二人缺乏思维的独创性和明辨力,不太谦虚,没有女性的美。她认为索菲娅·拉·罗赫的诗歌及人们对她的过分崇拜叫人不堪忍受。当启蒙运动成员施勒策尔的女儿 21 岁获得哥廷根大学博士学位时,18 岁的卡洛琳写道:“你对这种奇特的教育有何看法?……的确,这个小地方有无数的人才和才子。但不幸的是,有了这些让他们的虚荣心得到最大满足的文凭和父亲离奇的培养计划,她既得不到真正的幸福,也得不到人们的尊敬。”

卡洛琳清楚地认识到,女博士多罗西亚·施勒策尔的命运同当时的许多妇女的命运一样,人们并不尝试从“人的主要意义”而是从“女人的意义”上来看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女人常常是以放弃家庭和孩子为代价才做出了一些成绩。此外,为了吸引公众对妇女的注意,她们用引人注目的外表和怪癖的行为来作为补偿,很少以普通人的形象出现。正如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所说的那样,卡洛琳的偏见是担心社会变成非女性化。经历了社会的艰难与困苦和在政治与道德方面积累的经验,使她的目光只能集中在当时的历史范畴内,集中在她和其他妇女一样摆脱不掉的由社会分配给她们的角色上。她明白:“人们对闺房的评价是看这间屋子是否被真的当成闺房。”她不愿看到,在解放的同时失去女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如女人作为母亲,作为孩子们的亲密伙伴。若是孩子都不能使母亲感到满足的话,那她肯定发现了比孩子更重要的东西。当我们想起 200 年后的今天,西蒙·德·瓦把孩子看作是解放的主要敌人,显



Caroline Schlegel-Schelling

然这就是卡洛琳提到的人类解放的基本问题。

谢林认为卡洛琳是具有男子的崇高思想、最富激情的才女。她是女性的温柔、爱心和柔情的完美统一。威廉·奥古斯特称她是既有男子的独立性,又有女性的妩媚。在年轻的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看来,卡洛琳的个性就是解放。他声称,男性和女性的结合会成为和谐完美的完人,反对片面地把妇女当作性别不同的人。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难道不想调动她身上蕴藏的精神和道德力量致力于废除固有的角色分配从而达到男人和妇女的解放吗?正如克拉拉·蔡特金于1920年就洞察到的那样:“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妇女最自由的合作者意味着更为全面、成熟和获得成功的素质。正因为我们妇女具有其自己的精神和品德,就不是所谓‘上帝创造男人’时不成功的副本,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要把我们自己其他的新价值投入到社会生活中去。如果妇女都能以一个成熟的完人在各个领域发挥作用,那么,社会的生活就会变得更丰富多彩,深入和高雅。”

4

在卡洛琳那个时代,她不可能在公众中起作用,并作为一个“完人”去施展自己的才干。假如把她感兴趣的东西和她保持友谊或爱情的男人们对换一下,那她就只能扮演一个倡导者,谈话人和合作者这样一些不起眼的角色。尽管如此,这位出生在200多年前的女性,敢于投身到大革命浪潮中的卡洛琳,历经坎坷,命途多舛,敢恨敢爱,坚韧不拔,面对社会的压力和小市民的诽谤,勇敢地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走完了她短暂的46年的艰难历程。

Caroline Schlegel-Schell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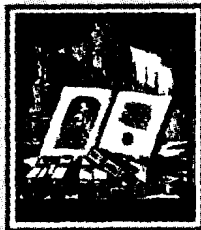


目 录

序	1
1 妇女先驱	1
2 书香门第	16
3 初婚丧偶	41
4 革命风暴	72
5 身陷囹圄	97
6 梅开二度	123
7 文学沙龙	154
8 痛失爱女	187
9 情有独钟	219
10 灵魂再生	245
大事年表	254

Caroline Schlegel-Schelling

1



妇女先驱

1

一天,斯托克^①问:“歌德,我的女儿们现已长大成人。你认为我该教姑娘们学些什么?”歌德答道:“只能学点家务,别无选择。让她们作个好厨师吧,这对她们未来的丈夫再好不过了。”父亲听从了这个建议。后来姐姐不无感慨地向我证实,在这件事上她对歌德一直耿耿于怀,恰恰因为这条建议才使她在逆境中竭尽全力获得了完整的教育,成为一名出色的肖像画家。

古斯塔夫·弗里德里希·帕泰

① 约翰·米歇尔·斯托克:莱比锡铜板雕刻家。



Caroline Schlegel-Schelling

1763年9月2日,约翰·大卫·米夏埃利斯教授的妻子,露易丝·米夏埃利斯在哥廷根^①生下一女孩:朵罗茜娅·卡洛琳·阿尔玻迪娜。

1763年出生的女孩面对偏见和陈规只能作为人的另一种性别被接受。对此基督教已经关注了一千五百多年。神学家、教父、圣父、教皇——他们都知道这数百年来对妇女的看法,而传统的世俗的歧视妇女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在神学家约翰·克里斯托莫斯看来,女人是“一个无法逃脱的惩罚,不可避免的祸患,自然界的一种缺憾。”作家托马斯·冯·阿金认为女人“不尽完美,一种偶然现象。”主教大教堂的教士会成员卢贝姆斯骂女人是“臭脏货。”宗教领袖马丁·路德^②则把女人看成是“一种完美的动物”及“破瓦烂罐和工具”。在犹太和希腊教中早已染上的歧视妇女症,在基督教中也几乎占据了主要地位,尽管基督本人从未讲过歧视妇女的话,相反总是被女人所包围,而且“爱她们”。

博爱和宽容是宗教创立的宗旨。可那些自称信奉基督的人在铲除持不同意见者上比起前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以憎恨妇女为名举行宴会,纵酒狂欢,竟把这种行为解释为“虔诚”。他们对女人发泄淫威以证明男人的优越。在中世纪和近代,巫婆施行的残酷迫害只是这种病态心理的一种满足,她们正是想通过迫害和谋杀来报复男人的鄙视。

生于1763年的卡洛琳姑娘早已对此耳濡目染。作为声名显赫的米夏埃利斯教授的女儿却没有受教育的权

① 哥廷根:位于德国下萨克森州。

② 马丁·路德(1483—1546):牧师,德国宗教改革的领袖。



利。18 世纪的德国被这个问题所困扰：到底是允许妇女受教育，还是不准妇女受教育？

为什么要把她们排除在外呢？17 世纪中叶的阿莫斯·科梅纽斯问道：“她们同样是上帝创造出的人，同样受到上帝和未来王国的恩宠，同样对知识具有活跃的思维。为什么我们要让她们只掌握初步的知识，而后来又拒绝她们读书呢？”

有些妇女以其自己的生活方式实现了人生的价值。

玛莉娅·梅里安，著名铜版雕刻家马特豪斯·梅里安的女儿，1699 年她已经 52 岁，却敢于只身一人到苏里南去采集蝴蝶、昆虫和花卉的标本，发表科学论著，并被选为彼得堡艺术科学院的成员。

与众不同的虔信主义者夏娃·冯·布特拉，在 1702 年 32 岁时，在黑森创立了“基督与博爱”团体，她把自己和信徒们比作夏娃。团员们拒绝结婚并声称，最后的神圣只能和人类之母夏娃通过性的结合才能实现。夏娃·冯·布特拉卒于 1717 年，成为很快被人遗忘的一段历史。

3

哲学家兼作家约翰·克里斯托夫·戈特谢德始终如一地支持女权运动。1725 年他刚 25 岁时，就在莱比锡创办了德国第一份妇女杂志《理智的女批评家》，由他编辑、出版和发行，且有许多女性参与了这项工作，可惜这本杂志只办到 1727 年。因为这一年戈特谢德在一次旅途中邂逅了但泽医生 16 岁的女儿——阿德尔贡德·库尔姆斯，她当时已是公认的田园诗人。四年后，她成为他的妻子。当他终于在莱比锡大学获得正教授的职位时，她已成为他最忠实的合作伙伴和享有盛誉的女作家。她让人教她学习拉丁语和音乐，她的老师克雷普斯是巴赫最得意的学生，巴赫曾为她作的大合唱歌词九次谱曲，在她交往的